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 认知机制的解读

罗一丽 覃修桂(广西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古典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意象图式以及隐喻,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考察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这首诗所蕴含的意象、意象图式及其隐喻,旨在揭示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背后的认知机制,从而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这首诗中所隐含的隐喻以及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同时也为古典诗词的赏析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意象;意象图式;认知语言学;隐喻;《归园田居》(其一)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4)04-0081-05

收稿日期:2014-02-12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意象图式及其语义引申”(项目编号:201202ZD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罗一丽(1991—),女,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从事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研究;覃修桂(1957—),女,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意象图式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机制,是隐喻的认知基础。古典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象,这与意象图式有着紧密的联系。诗人通常寄情于景,赋予具体事物以特殊的内心情感。情与景之间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通过诗人对情景事物的突出描写,使读者产生了由此及彼的联想,从而与诗人产生共鸣,感受到诗人的内心情感。通过分析诗词中的意象、意象图式以及基于其上的隐喻,能够更清晰地了解诗人观察世界的视角及其内心情感。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进行具体考察,分析这首诗所蕴含的意象、意象图式及其隐喻,旨在揭示诗人创作背后的认知机制,从而帮助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这首诗进行认识和解读。

一、意象、意象图式和概念隐喻

“认知是心理活动的一部分,是与情感、动机、意志等心理活动相对应的理智思维过程,是大脑对客观世界及其关系进行信息处理从而能

动地认识世界的过程”^[1],其中涉及到意象、意象图式和概念隐喻等认知机制。

意象这一概念多用于心理学,指一种心理表征,具体说来就是指凭想象得到的某个物体的形象。认知语言学认为,“所谓‘意象’,是指人在某物不在场时但在心智中还能想象得出该物的形象,这是在没有外界具体实物刺激输入的情况下,人在心智中依旧能够获得其印象的一种认知能力。”^[2]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指的是诗歌中带有并寄托着作者主观情感的客观事物,也就是情感化的物象。意象是一种心理活动形成的符号,具有绘画、符号、记号的功能。古典诗歌就是中国人善于对事物进行意象性直觉感觉和抽象理解的产物。

意象图式是一个比意象更具概括性的概念。Johnson认为:“意象图式是在我们感知互动和运动程序中一种反复出现的、动态性的式样,可为我们的经验提供连贯性和结构性。”^[3]Oakley也指出:“意象图式是为了把空间结构映射到概念结构从而感知经验的凝缩的再描述。”^[4]Lakoff把

意象图式分为以下六种：(1) 容器图式 (CONTAINER SCHEMA); (2) 部分—整体图式 (PART - WHOLE SCHEMA); (3) 连接图式 (LINK SCHEMA); (4) 中心—边缘图式 (CENTER - PERIPHERY SCHEMA); (5) 起点—路径—目标图式 (SOURCE - PATH - DESTINATION SCHEMA); (6) 其他图式, 比如 FRONT - BACK SCHEMA, UP - DOWN SCHEMA 等等。^[5]

“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是 Lakoff & Johnson 在其 1980 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是用一种事情或经验理解和经历另一种事情或经验。^[6]

认知语言学认为,意象图式是概念隐喻的基础,在人们理解抽象事物和概念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概念隐喻中,始源域(source domain)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结构通常被映射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上,让我们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在诗词中,“诗人通常借助具体的景物和意象来抒发内心真实的情感,而意象是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的结合体,传达着诗人生命的勃动和性情的激荡”。^[7]由于古典诗歌中的意象通常存在于具体的场景描写或者空间关系的表述中,以具体物象的形式出现,而意象图式是对各种具体物象及其空间关系的抽象概括,因此,诗词中的意象可从更高的层次——意象图式来进行解读,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人创作过程中背后的认知机制。

二、陶渊明诗词的研究现状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陶渊明的诗词做了研究,其中大部分是从文学角度进行赏析:靳成诚从译者角度分析了陶渊明作品的文学形象和艺术境界;^[8]部分学者对陶渊明诗歌中出现的意象进行了研究分析:任江维选取了桑、鸟、酒、菊和妻儿五个典型意象,比较了这些意象与其他诗歌中意象的异同,并且总结出陶渊明诗歌典型意象五个方面的特点^[9]。李心慧从飞鸟、山和树这三类意象来分析和解读陶渊明一生的心境及生活境遇的变化^[10]。还有一些学者对陶渊明饮酒类诗歌做了深入探讨:张丽杰探讨了陶渊明诗

歌与酒文化的密切关系,认为诗人很好地把酒和诗直接联系起来,诗人借饮酒在诗中抒发性情的真,表现“靖节”的品格。^[11]王传军分别对陶渊明饮酒诗的思想及其表现内容、艺术成就和其饮酒精神对唐宋饮酒创作的影响进行了剖析。^[12]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赏析了陶渊明诗词的风格和陶渊明的内心情感。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归园田居》。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去考察《归园田居》(其一),具体分析其中蕴含的意象、意象图式以及基于其上的隐喻,从而更好地揭示陶渊明在创作这首诗时背后的认知机制及其心理情感变化。

三、《归园田居》(其一) 认知机制的分析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诗人喜欢借景抒情、借物咏怀。人们通常运用修辞和文学分析的手法来理解和欣赏古诗词、揣摩诗人的情感。然而,新兴的认知语言学为古诗词的解读开辟了新的道路。西方研究者 Freeman(2002)首先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随后,认知文体学和认知诗学的概念也逐渐被提出。中国古典诗词中蕴含着大量的意象、意象图式和隐喻用法,系统考察这些认知机制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古诗词的鉴赏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名潜,号五柳先生。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 405 年)11 月,陶渊明做了 80 多天的彭泽县令之后,由于无法忍受官场小人的欺辱,愤然辞去官职,过上归隐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出自陶渊明之口。《归园田居》五首是陶渊明田园诗中的著名代表作,五首诗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第一首讲述了诗人离开官场回归田园后的喜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既简单又轻松的田园生活;第二首展现了诗人断绝与官场来往后,过上纯朴日子的田园生活;第三首描写了诗人在农耕时的切身体会和感受;第四首刻画了当时农村遭到破坏,农民死亡惨重,诗人探访遗迹时的感慨;第五首描述了诗人享受闲暇之时田园生活带来的欢快,但同时也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情感。

《归园田居》(其一)是诗人辞去彭泽县令后次年写下的,这是诗人告别官场生活,迎接崭新

田园生活的歌颂。这首诗突出对比了诗人对官场生活和田园生活感情及态度的变化,故本文以诗人最具代表性的第一首为例,分析该诗中蕴含的意象、意象图式和隐喻,以揭示诗人背后的认知机制。原诗如下: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全诗共 20 句,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前八句写了诗人离开官场回归田园的心境。诗人一开头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展现了心中的意象,来表达他对官场的不满,想早日摆脱官场的束缚。这些意象分别有:“尘网”——一张沾满了灰尘的网,给人陈旧,肮脏不堪的感觉;“羁鸟”——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儿,不能翱翔,完全失去了自由;“旧林”——昔日的树林,鸟儿生活的天堂;“池鱼”——被困在水池中的鱼儿,不能自由畅游;“故渊”——鱼儿以前生活的大海,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诗人还用了“误落”一词,表达了自己一不小心便错误地掉进了官场,而并非完全出于自己的本意。其中“误”表达了诗人认为自己出仕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落”则表现了从高到低,象是掉入陷阱一样;“三十年”指的是诗人从 19 岁为江州祭酒起,到 41 岁辞去彭泽县令,一共十三年,而这里诗人故意把十三年说成了三十年。

中间八句描写平和静穆的田园风光,在这一部分里诗人刻画了“方宅”“草屋”,“柳树”“桃树”“李树”,“村舍”“烟雾”“家狗”“鸡畜”等一系列意象,描写了田园中的农家风貌,“方宅”“柳树”等是那般的唯美,“家狗”“鸡畜”又是那般的和谐,这些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田园意象图式,使读者虽不在田园,却能真切地感受到田园生活的美好安逸,诗人对田园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向往。透过这些意象以及由这些意象组成的田园意象图式,我们能发现诗人心中真实纯朴的感情。

后四句抒发诗人归隐后,田园生活的美好和愉悦的心情,同时也对比了官场生活的压抑和受束缚。其中诗人表达的两个意象对比鲜明:“樊笼”——一个封闭的空间,“自然”——一个视野开阔,无边无际的空间。

通过以上诗人刻画的意象,我们可以从意象图式这一更高层次对该诗进行解读。“羁鸟”“池鱼”与“旧林”“故渊”这两组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前一组中,诗人通过隐喻,先后把自己比作笼子中被束缚失去自由的鸟儿(“羁鸟”),困在水池中的鱼儿(“池鱼”);“尘网”“樊笼”则更直白地体现了官场是一张布满灰尘的网、一个四面封闭的牢笼,诗人困在其中,失去了自由,没有欢乐。在后一组中,诗人同样把自己比作鸟儿和鱼儿,但其身处的环境却截然相反。这里,鸟儿在广袤的森林中,可以自由飞翔;鱼儿在广阔的大海中,可以任意畅游。从这几个意象中,我们可以做出归纳,官场就是类似于鸟笼及鱼池等狭窄、束缚自由的容器;相反,田园则是类似于森林及大海等视野开阔无边无际的容器。表征在诗人及读者心智中便是典型的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容器图式是基于我们的身体体验形成的,根据 Johnson,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处于各种容器的包容之中:我们进出于各种建筑、房间、交通工具等;我们把物品放进各种容器(如冰箱、衣橱、购物袋等)然后又拿出;同时,我们的身体本身也是一个容器,我们每天都要往身体内放入各种食物、水等,又从身体这个容器里排泄食物残渣、二氧化碳等。^[3]在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经验中,有一个共同且反复出现的结构,就是容器意象图式。容器图式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内部(INTERIOR)、边界(BOUNDARY)和外部(EXTERIOR)。在上述陶渊明这首诗中,官场是一个容器,以边界为限,划分成了内外两个部分,容器里面是官场中的生活,容器外面是官场外的生活,这样官场内外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田园也是一个容器,以其为界限,划分成了田园内外两部分生活,容器里面是田园中的生活,容器外面是官场或其他方面的生活。我们将官场与田园两个容器意象图式图示如下(见图 1):官场是一个空间相对封闭、狭窄的容器,人在其中感到压抑、被束缚和不自由;相反,田园是一个空间相对开放、宽敞的容器,人在其中感到舒适、轻松和自由。诗人从小生活在农村,与大自然有着亲密的

接触和不可割舍的感情。但错误的选择让诗人掉进了官宦的仕途,由于怀才不遇不堪忍受官场中的压抑,诗人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官场,重返昔日轻松自由的田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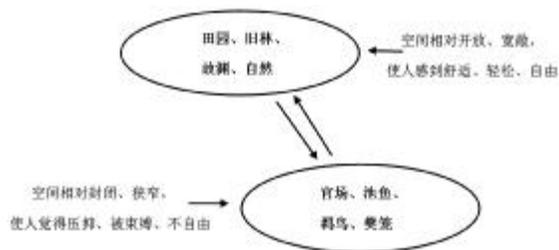


图 1

诗人除了通过意象表达内心的情感,还使用了部分动词、数词等来表达。比如,诗人认为自己一不小心就掉入“尘网”中,表达当时错误地选择了出仕这条路。我们可以从“误落尘网中”的“落”字和“一去三十年”中的“去”字这两个动词中体会出诗人在描述做官过程中的心里情感变化。这时,表征在读者心智中的是一个上-下图式(UP-DOWN SCHEMA)。与容器等其他图式一样,上-下图式也是基于人的身体经验的。Gibson 指出,空间的上下层面是最基本的,因为它根植于地球引力之中。我们每天反复地、直接地感受到一个物体被放置于另一物体之上或被移动开来,两个物体之间或接触、或分离,比如“把书放在桌上或把书从桌上拿下”、“走上楼梯或走下楼梯”等,使我们自然地获取了“在……之上”和“在……之下”的意象图式,并用它们去理解其他类似的空间关系和非空间关系。^[13]在诗人眼中,出仕是一种较不理想的状态,诗人借助运动的方向,通过隐喻的投射,把出仕这一不理想的过程比作向下运动的过程,而之后所描述重返田园的生活才是美好的,向上的。我们可以将向上和向下这一对相反运动方向的概念投射到事体状态的变化上,从而概括出:“较理想的状态为上/较不理想的状态为下”这两个相辅相成的隐喻。同样,这两个隐喻也是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而形成的。作为直立行走的高等动物,人通常都是头在上,脚在下。我们每天以站姿或坐姿进行着工作,而生病的人才会卧床不起,身受重伤或死去的人才会倒下。诗人通过这一对隐喻,表达出自己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重返田园的向往。

“一去三十年”中的“三十年”用的是标量图式(SCALE SCHEMA),以突出诗人感受到出仕

日子的漫长和痛苦。而“方宅十余亩”中的“十余亩”和“草屋八九间”中的“八九间”则用标量图式表达诗人内心能拥有如此宽敞,数量如此之多,舒适的房屋的喜悦之情。标量图式是基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质”和“量”两方面的体验而形成的。我们把事体通过“质”和“量”来划分层级,这首诗中,诗人把实则十三年的出仕日子夸大三十年,是因为在诗人眼中,十三年官场中饱受压抑束缚要用三十年这个更高的层级标量才能表达(见图 2)。“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用了前后图式(FRONT-BACK SCHEMA)描写了诗人住所周边的环境和景致,呈现在读者眼前是一幅美好和谐的山村田园生活画面,令人心旷神怡。“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诗人由近及远,从院中的树木写到了远处村舍的景象,拉伸了读者的视角。“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使读者感受到村舍中村民生活的井然有序,村民与大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景象。诗人退隐回到田园,有着十多亩的土地,几间房屋,院子里有柳树遮阴,桃李果子的芳香。远处有着若隐若现的村舍,村舍农家的上空升起着袅袅炊烟,不时还会传来鸡鸣狗吠之声。诗人给读者呈现的是一种没有官场勾心斗角、没有世俗之争的美好田园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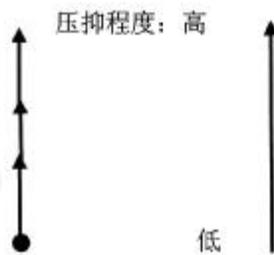


图 2

纵观整首诗,诗人开头就表达了自己骨子里是爱丘山,也就是爱田园,爱自然的,可见,诗人早已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然后把官场中的自己比作是困在笼中的小鸟,束缚在池中的小鱼。离开官场后,诗人回归田园生活,真正融入其中,到最后“复得返自然”,完全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好像只有在大自然中,诗人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整首诗运用了部分-整体意象图式(PART-WHOLE SCHEMA)。部分-整体图式是经我们生活中很多的“部分-整体”的经验实例形成的。比如家庭就是由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诗人把整个田园当做一个整体,自己属于整个田园的一部分,

体现了诗人想要表达田园生活中物我合一,天成一体的思想境界。

四、综合分析讨论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运用了多种意象、意象图式和隐喻来表达他对官场生活的厌恶和不满以及对归隐田园生活的向往。我们现将《归园田居》(其一)这首诗所隐含的意象图式及隐喻归纳如下(见表1):

意象图式	官场中的意象	田园生活中的意象	隐喻
容器图式	“尘网”“樊笼” “羁鸟”“池鱼”	“旧林”“故渊” “返自然”	“羁鸟”为官员; “池鱼”为官员
上一下图式	“误落”		较理想的状态为上; 较不理想的状态为下
部分—整体图式			“复得返自然”
标量图式	“三十年”	“十余亩” “八九间”	
前后图式		“榆柳荫后檐, 桃李罗堂前”	

表 1

体验哲学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理想认知模型(ICM)来构建知识,ICM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合体,其内在结构可以是命题性的,意象图式性的,也可以通过隐喻投射和借代投射建立起来”。^[4]在《归园田居》(其一)这首诗中,诗人主要通过通过对官场、田园中容器图式的刻画,把官场识解为一个压抑、令人窒息的容器,而田园则是一个相对开放、自由、无拘无束的容器,并借助:(1)“‘羁鸟’是官场中的官员”;(2)“‘池鱼’是官场中的官员”;(3)“较理想的状态为上/较不理想的状态为下”等隐喻来表达出对官场生活的厌恶和回归田园生活的喜悦。诗人把大自然中的“羁鸟”“池鱼”投射到官场生活中,把官场生活的受束缚、压抑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自身的感知经验出发,透过意象,运用意象图式,把诗人所要表达的意境结合起来,这样能够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诗人陶渊明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通过对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意象、意象图式和隐喻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可以发现诗人把官场和田园均识解为一个容器,只是前

者是相对封闭、压抑的容器,而后者是相对开放、舒适的容器罢了。通过对容器的刻画,并且分析在其基础上形成的隐喻,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诗人在仕途中的不顺心、生活在官场中的压抑以及对过上归隐田园生活后的轻松愉悦,同时也揭示了诗人创作时背后的认知机制。综合分析,中国古典诗词不仅可以从文学的角度鉴赏,还可以从认知语言学入手,运用意象图式理论、概念隐喻理论等来解析和欣赏。本文只是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揭示诗人陶渊明创作《归园田居》背后的认知机制,为古典诗词的欣赏开辟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赵艳芳.认知的发展与隐喻[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0):8-10.
- [2]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73.
- [3]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xiv.
- [4]Oakley, T. Image schema[A]. In Geeraerts, D. & H. Cuyckens (eds.). Th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4-235.
- [5]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272.
- [6]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1.
- [7]朱晓慧.诗学视野中的宋词意象[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6.
- [8]靳成诚.陶渊明作品英译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1.
- [9]任江维.陶渊明诗歌典型意象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1.
- [10]李心慧.陶渊明诗歌意象剖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72-73.
- [11]张丽杰.论陶渊明诗歌与酒[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24(7):108-112.
- [12]王传军.陶渊明饮酒诗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 [13]Gibson, E. Principles of Perceptu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69: 37b.
- [14]蓝纯.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75.

(责任编辑 陈方方)